

四書正義

上
論

論語序說

史記蒙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豆設禮容

及長為季吏料量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

吏與孟子職見周禮為司職吏尊舊思年人讀為

合今從之職義與秋同蓋繫食犧牲之適周問禮所此官即孟子所謂棄出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申由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

公有聞詔問政二事公欲對以尼谿之田異嬰

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季

魯定公六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季

氏疆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辭季

氏召孔子欲仕而季不行有欲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二年四方則之遂
爲司空又爲大司寇三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侯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民不墮憾之平十四年乙
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
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
適衛王

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王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先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生德語及微服過未事又去適陳司城臧子家

居三歲而子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

語尊趙氏家屈於以中坐辟召子

孔欲往亦果有欲尋路堅白語將

西見趙簡主河而反又去適伯蒙

靈公問陳不對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

此時季桓子薨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王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

語而所記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有得同耳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謂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

去衛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今陳之時

尹子西孟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接輿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里恐無此理時則有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二年

已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

終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有語太

正之序易繫彖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十四年庚申魯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西狩獲麟有莫我知者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孟喜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後葬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思仲

庸字思魯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至
知道凡二十篇其二十篇中篇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篇曰下
章子張問以爲一篇魯聖張凡二十
一篇魯次不與齊魯論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故其獨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裏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後進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
不覺讀

程子曰顧自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
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桐城周大璋聘侯纂定
同學劉中英駁竄終闕

學而章。此示人以爲學之道。首言學之熟于已。次言學之及於人。終言學之安于所遇。下三句答從上句。涵泳而出。欲人深思。悟語意三平。而工夫全在時習。上益明。來而樂不慍。而君子皆此時習爲之也。

孟子曰。人性皆善。而欲明善。以復其初。則必以學。有如下所未知。未能者。既效先覺之所爲。以求之矣。然學而不習。則表裡扞格。習而不時。則工夫間斷。不覺道中可習之味。可飽之安。何以能說。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涵泳其所已知。熟爲其所已知。則心與理渟身與事安。知益精而能益固。心愈喜悅。有不能自己者矣。矣不亦說乎。○朱子曰。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不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目有知。底學。行自有行。底學習。○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不曾到悅處。若到悅處。自任不得。○新安曰。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觀濤曰。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雲雲曰。自得而不能語諸人者。涵養玩索之趣也。其自得而善必可以及人者。心理同然之妙也。○謹按。浹洽于中。只是見得透徹。到得在我時。我便是彼。不但浹洽而已。其進自不能已。正是說的真趣。

講理義。人心所同。然其我之所得。秘也。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所謂雖深亦何能達于外耶。今也有朋自遠方而來。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此所知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八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窮理盡性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

能道立致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能彼亦知之能之則何以遂言成物之懷矣不亦樂乎。朱子曰：誠是感乎外則發乎中，樂則發乎中而溢乎外。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著，故可樂。若以語習為樂，則此方有資于彼，而彼樂則其為樂也小矣。○虛齋曰：與人同歸于善者，君子之心也。信從者眾，則何以恆其素願云何？不樂。○謹按：有善可以及人，是一層有善，善以及人，又二層。但以善及人主之曰：我信從，與否我不能必也。告人信，率人從，且又無遠弗届，君子與人為善之心，就快于此。○以善及人是樂字，根在這信從者眾，只是遂此心耳。

講至子學以為己本，非以求人知之也。然則道不真而養之不厚，則居之不安，而心未必果能不動也。人也，人不我知而處之泰然無意，含怒之意是其心純乎為己，而逃世無悶斯粹然成德之人矣。不亦君子乎？自是日進而不已，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于聖人可也。○朱子曰：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求人知，若煅煉未能得十分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着，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不是天故，怒但心裏零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惱，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涇陽曰：悔生于歉，慍生于滿。兩音皆從名根來，不知不慍，全是學字。○觀清識巨高，故知其無損于我，適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謹按：人不知三字，必須重讀，見其逆而難而字轉下方有君子，以外亦說得義是惟不字須說得極平淡耳。

有子章○此章為仁當務孝弟，上節引起下節，蓋為仁是聖賢學問第一件事，特不從孝弟做起，則無本或問云：仁是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孝弟是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分明見仁之當為而為之，始于孝弟也。諸說皆謂不重為仁謬矣。

讀君子曰：君子之學莫大乎為仁，而為仁之功莫先于孝弟。有如其為人也，果能孝弟，則其心和順而好于犯在上之人，其事必然。○朱天犯上不順之小者，既不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樂天。人不知，如命。○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溫紆問反。○慍，含怒意。○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

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

子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皆爲而乃好悖逆爭鬪爲不順之爭斷未之有也。朱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此說

眼上文誠也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資質純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講觀此而孝弟之當務可知矣天下之道莫不有衣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然發達本之當務如此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
歟蓋仁至于愛而愛必始于親長君子務之則仁民愛物之道皆從此生而仁不
可勝用矣孝弟顧系重哉。朱子曰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便
生不去承接不來孝弟只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乃從孝弟做去但有本根
則枝葉自然繁茂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第三池仁便是水之源孝
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卽爲義禮智亦必以此爲本。仁是愛之理愛是仁
之用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仁是性孝弟是用譬之一粒粟生
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統統是
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慶源曰行仁以孝弟爲根以
施于外者言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根以發于內者言。則川曰前節在凡人一人
身上推論其理孝弟與人都說得淺小后節推判盡處卽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
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總說爲仁便有次第務本二句雖泛說然正是發明孝
弟所以爲仁之理下兩句合到孝弟正要結出君子所以必務之意。傳雲曰務
本本字是從上孝弟生來若因託人事二字泛指而言語脉都失。謹按五常百
行之本都在孝弟本卽孝弟明矣道兼五常百行固不止是仁但本章原論爲仁
之功當始下孝弟務本二句承上起下語意緊注爲仁道卽指仁本卽是孝弟本
之當務卽是孝弟當務仁統四端兼萬善公言之天下有許多道統言之止一仁
而已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
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
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屬實有孝弟來然仁至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

巧言章。此戒人徇外意巧令不必說到服媚心惟只有意要悅人觀聽便是
念向外面便走作遷說其心之德蓋仁本精微總務外爲人便喪失了心德不必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大故詐偽也說得太粗殊失其旨後孝弟惟廣此心由去所以全愛之理戒巧令收拾此心入來所以全心之德皆為上要緊至去意見是論以勿輕看下句

講子曰仁者心之德也人必務內者已然後能養其心之德若巧好其言令善其色致飾于外以悅人之觀聽則心皆私欲云云其本心之仁矣。朱子曰聖門之

學以求道為要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戒之者則必以巧

令為甚記者列此二章于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

可戒也。巧令雖未是大段發惡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使到惡處亦不難。虛

齋曰巧言令色有為而然也正顏色近信出辭氣遠鄙倍是在我地寔工夫無所

為而然者也有所為而為者人欲也無則為而為者天理也。因之曰心德之存

亡只靠人欲肆則天理人欲肆則不肆只靠內務外

三章章。此見曾子自治誠切意曾子固非截然不省別底只是早得此三事實

有纖毫未到處較急耳。三平字有自猜自疑意至所謂省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有無二字亦從平字生三省隨事精察是橫首每日鎮常如此是直省

講曾子曰人之私欲每從不知不覺處生不可不省吾于一日之間當以三事省

察其身焉如為人謀便當視人猶已稍不盡心是不忠也吾省之母乃苟且未忘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便當推誠相與稍不以實是不信也吾省之母乃虛假未除

而不信乎進而傳于師便當身體心維荷不能熟之于已實不習也吾省之母乃

因循自安而不習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敢一日而少懈也。朱子曰此曾子

自見身有欠開處自是當下便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曾子

却又依。人之本心固不是要是不忠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

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

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全是他獨工夫。主一事說

曾子曰吾曰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為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現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等項為欺人所以嚇昧過了日子曾了認得自己病痛便自一毫苟且不得。岱
子曰惟此三者易有虧欠處所以日日自省或閒斷便墮入曰欺。謹按三不
字只是這上面有絲毫未不自快足處其分最微不惟人不能知而己亦不日
覺而不平正下不見病痛處尋出病痛來只自總見人欲難淨夫理難純一時放
過不得盡已如己之識見義理已到十分為公盡置只到九分九厘便是不盡
以是如鳥喙可以殺人只說食之有害便不以定也。無則加勉終不加勉則懈
怠矣生。精察力行纔是熟熟字是小心

趙國章。此論治國之要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不心但必有此心以及于人
而后上下相接才可為治不然縱禮樂刑政周詳完密亦徒法而已五件皆閑說
然亦反覆相因敬字尤為主

孟子曰人君治乎衆之國其要有五國必有事不敬則庶事墮必兢兢業業而
後以圖之無敢慢也而與民則有信凡期會約束皆號令皆誠一而無所欺國
必有信用不節則財用竭矣必量入為出而節之以禮無奢費也而于人則愛之凡
臣民皆賢人君子皆保護而不忍傷至于用民力而使之也必以農隙之時勿
妨其耕收獲之事此治國之要也。宋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心而
言也。上之說馬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馬十匹中鄒般自爲其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
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敬是身在是則其心在是無二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虛齋曰畢與墮不同畢是久求方畢隙是逐時數日
之閒隙如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因之
曰敬實始終表裡信兼言與事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必易言

弟子章。此論教弟子之法見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不啻不啻一日之閒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之衰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時字活有道衰皆夫聲。○道治也于

車千乘省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雅其極衰外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

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充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

其所有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非人則出莊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無處適無一時一事放過三則字兩而字俱宜看眼本文只說既行又當學又語意自無得輕重在

謹夫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教之不可以不預凡為弟子者入而在其家則有善事父母而孝出而在外則宜善事兄長而弟一行也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有常而干言也必由中達用而發之信是尋常求大則汎愛之無稍嫌忌刻之心而于有德仁人則親近之資觀法思齊之益此數者弟子之當行也隨其行之所及而有餘暇之力則即以此餘力而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者其成法識其常然則行以文而益善此皆弟子之職不稍不勉也○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稍嫌人底道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泛愛○泛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接害底事去驅除他及自占便宜之類○誰敢使道行之有餘裕居無事則學文讀書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雲峯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觀清曰謹本是敬慎意註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慎之意○雲峯曰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何等放肆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便是敬慎○徐書曰謹餘力學文本以行為重只則以字說見學文亦不可少○謹按仁註訓仁者正指有道德者言涵養德性于此尤切若祇渾厚忠信如何當得仁者賢者○此以盡倫為學勉人之修實行也要有計必盡其誠言人能盡倫如此則是學過來的非謂如是則不待學蓋所貴者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謹子夏曰道以人倫為大君子之學乃務敦倫而已有人于此賢人之賢有以易其好色之心事父母能竭盡其力而無遺事君能盡致其身而不私與朋友交言必有信而無欺者事極盡其誠如此之人非真見道分明踐履篤實者不能人雖或說彼生膚之夫未嘗為學善必謂之已學矣學貴是行不以空言為貴也○朱

謹五者反復相因各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

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其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

也第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者色事父母

以上誠于忠倫

子曰竭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換惟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致身一如送這日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人固有賈貨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條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觀書曰致身不限定舍身凡寵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是也兼帶變言。言而有信兼慎心而後久要不忘二義。雖曰必謂言所期于學者不過如是非嘆美其不學也。魯雲曰雖曰二君子夏只是語氣說然了些言下便有不須再學底意思非謂此人尚有愧于學而子夏誤記其已學也。謹按註下個誠字又下個必盡字真是神驚補定一毫浮偽沒有子夏此論實對能知而不能行者言不對詞章記問之學言也言而有信而有字着力見不言則已言則必信不肯一語欺人與能為易色一般雖曰只是推在諸氣不必痛掃別人未學便是生質之美必如此而為學此意之善也只如此便為已學此詞氣之大過也。

子曰此示君子自修之道外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過速改則其德進作四平春俱訓戒之詞君子作學者有不可以固學為王。

論人子曰君子自脩必先養成厚重之質而后學有沉潛入理之功若輕浮淺露而不重則外固無歲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得而復失不能以堅固矣蓋輕浮者必不能堅乎內也。朱子曰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穀侯曰形神原是相開若外面輕揚浮躁內邊法無從得若已工夫聖人受人尊重只為與裡面相開非張就形影檢束也。謹按人只知不重是外面事其害不過不威而止不知輕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不堅固即德不威之失一時並見註中亦是折重下句意不輕帶說也。

謹按持身固欲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必以誠寔不欺為主然危德可得而進也。○朱子曰主忠信是誠寔無偽也是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作主。○忠以心言信以事言四者皆是修身之要誠其心主忠信是最要緊不主忠信便止衣冠耳。

信雖曰未學意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南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名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意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有誠主忠信人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忠信